

部分性侵类案件中受害人为什 么会被强奸致死？

亲身经历，我曾处理过一起性侵女童的案件，凶手把一个 9 岁的女孩领回家，他没想到的是，本来要出门的妻子，提前回来了。

2012 年夏，清晨 7 点。北京四环某段路被交通队封了一半，车流停滞，不时有人探出车窗，好奇地将目光越过蓝白色警戒线。

警戒线的中央，不是被封闭的道路，而是一段绿化带。几名穿制服的警察正把脸贴在监控录像杆上，抄写治安探头的编号。剩下的警察弓着背，窝在齐腰深的灌木丛里搜寻，一个塑料袋、一个烟头、一个避孕套。众多捡垃圾的警察当中，有个大高个儿，腰弯得特别费劲，那个人就是我。

翻找的同时，我叼着烟卷，必须大口吮吸，使烟雾充斥鼻腔，竭力用焦油抵挡另一种气味——那股死命往我鼻孔里钻的尸臭

尸臭来自一个米黄色的编织袋。

有个鉴定中心的小伙子，正戴着厚口罩，大气不敢喘地搬着这个编织袋。我暗暗庆幸自己运气还算好的。

两个小时前，村里清洁队正在清理绿化带，有工人发现这个长约 80 公分的编织袋，外面用毯子包裹，并用尼龙绳捆绑。

工人想把编织袋装车扔掉，但在搬运过程中，他发现袋子表面湿滑，再从上到下一摸，他慌了——一条人腿！？

那天我同事值班，他在电话里听到案情，以为八成是个猪腿羊腿。结果他带我赶到现场，抽了两下鼻子就开始骂街：「完蛋！又一个大活儿！」

人体的尸臭辨识度极高，就像堆积多日的垃圾，而且气味经久不散。民警到这种高腐现场侦查，回家后老婆一定会翻着白眼，把背心，裤衩，袜子全部扔掉。

沾染上人命的味道，根本洗不干净。

我们一边工作，一边打赌。有人说肯定是司机肇事逃逸，把尸体扔在路边，另一个同事却指着尸包问，包裹得那么严实，临时起意哪能准备这么好。

没多久，老法医冲我们摆摆手，意思是叫我们帮忙抬尸体。

我小步跑过去，和其他三人分别拉着编织袋的一角，缓缓往外抬着。

抬到一半时，我率先放下袋子。「不能再抬了，再拖下去就散了。」

法医割开编织袋上的麻绳，一点点把袋子里的东西翻出来。

很快，一双分辨不出颜色的小脚丫暴露在空气中，我们谁都不说话了。那明显是个孩子的脚。

我管同事又要了一根烟。

初步来看，女孩尸体蜷缩，头部被黑色塑料袋罩住，脸上覆盖白毛巾，嘴里塞着两团纸。上身穿着条纹编织的带有「卡通狗」图案的粉色短袖童衣。

除此之外，小女孩腹部有条长长的口子，我没再往细了看。

说来也怪，这具尸体轻得出奇，即使对一个小女孩来说。我们几个抬着担架上车时，感觉就像抬着一只猫。

女孩的身份很快出来了，她叫小雪，今年 9 岁，父母都是生意人。

4 天前，下午 3 点，小雪和妈妈说自己要下楼跳皮筋，从此再无音讯。派出所民警立为疑似被侵害案件开展侦查。

我负责到小雪走丢的小区内走访。有位热心的大爷告诉我，小雪出事之前，曾和一个男孩在一起玩。

男孩叫小华，家住 3 单元。我敲开小华的家门，他的父母都不在，只有奶奶正在给他喂饭。

小华今年才 5、6 岁，戴着黑框眼镜，眼睛直勾勾看着电视。

我问小华，那天小雪是不是跟谁走了。他扶了扶眼镜，郑重其事地告诉我：「小雪姐姐去找红毛大狗狗去了。」

我问了好几遍，他一直翻来覆去说这句话。

小华的奶奶已经开始怒视我。我没敢再问下去，毕竟谁也不想自己的孩子掺和到这种事来。

我更害怕的是，透露过多案件信息，会引起周围群众的恐慌，如果凶手就在附近，就等于在打草惊蛇。

回到鉴定中心，一对中年夫妇正好来辨认尸体。

男人满头白发，四十岁上下，穿着整洁。相比起来，他身旁的女人很狼狈，衣服散乱，眼神迷茫，似乎没了调焦功能，只能在男人搀扶下慢慢往前挪。

法医面无表情领着他们来到存尸处。

此时尸体已经被消毒水洗去血污，露出原貌。

小雪半睁眼睛躺在床上，腹部伤口大概有两拳宽。

她浑身大小伤口有十几处，衣服上却没沾染任何血迹。也就是说，凶手在杀死小雪后，试图分尸失败，最后又给她穿上了衣服。

更进一步的尸检结果出来了。

尸体舌大骨骨折，机械性窒息而死。腹部被开膛，大量脏器缺失，下体腐烂无法检查，但结合赤裸的情况，有可能为被性侵后杀害。

小雪的母亲进屋就开始痛哭，看到尸体的一刹那，她瞬间止住哭声，蹲在地上不停干呕，拼命拉扯自己的头发。

男人搀扶着她，面无表情。

「你们小区有人养了一条红色的狗吗？」我问道。

男人困惑地看着我，「没听说。」

我补充道，小雪可能被人骗走了，有小孩说，那人说自己有一条红色的大狗。

「我们家小雪特别乖，不可能跟别人走。」角落里的女人还是一副愣住的表情，动也不动。

男人陷入回忆，说自己的女儿很喜欢狗，衣服上，文具盒上全都是各种狗狗的图案。

说着说着，男人抬起了头，想抑制留出的眼泪。

我静静等待男人调整情绪，他礼貌地向我点点头，把我叫出房间，递来一根烟。我婉拒了。

他开始不停地问，诸如「什么时候发现的」，「死因是什么」，「是被害死还是怎么死的。」

我不清楚他问这些是什么意思，不敢轻易回答。

他先看出了我的顾虑。「警官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不是想找谁的麻烦。」男人深吸口烟，脸挤成一团，又马上舒展开，话里带

着哭腔：「我只想知道她走的时候遭不遭罪。」

「回头再说吧。先去看录像。」我无法正视他的眼睛。

在抛尸地点，有两个治安探头拍下一些画面。

小女孩失踪后的第 2 天，深夜 11 时许，一辆无牌照的黑色帕萨特驶过，车上下来个腰背佝偻的中年男人，他把尸袋扔到绿化带，随后又回到副驾驶，车辆离开，之后的录像已经难以追查。

治安探头在夜间看的不是很清楚，只能分析凶手的大概形象。男子右脚似乎有些瘸，穿一件灰色长夹克，50 多岁样子。

我们起初甚至怀疑到了女孩的姥爷身上。因为监控中男子的步态穿着，和姥爷十分相似。

结果询问几个小时后，发现女孩姥爷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，数人可以为他作证。

剩下的线索还有一个——那辆帕萨特。一辆黑色的车，右后轮胎轮毂缺失，但是车没有牌照。

调查后，我们发现这辆帕萨特在运送凶手之前，载过不同的乘客。它很可能是辆黑车。

那段时间，北京市正专项打击黑车。这行本身涉嫌非法运营，一旦抓到，扣车罚款。

派出所民警叫来 10 多个车辆被城管扣下的黑车司机，把监控录像里的图片交给他们辨认。

司机们坐在会议室里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没人吭声。

队长拍出了 1000 块钱，指明谁找到黑车司机，谁就拿走。

大家还是傻愣愣看着他。

队长走出门口，打电话请示了一下，转身进屋。

「谁找到车主，谁就拿车钥匙到城管领车。」

一瞬间，车主们就像股票经纪人一样，热火朝天地打起电话。

两个小时过后，等到所有人都散了，有个中年男人走到我们身边，低声说：「大哥，我知道是谁的车。」

车主叫老刘，42 岁，前年在二手车市场买了辆帕萨特，春节时出过事故，右后轮胎撞上马路牙子，胎是补上了，但是轮毂部分就没修。

我问中年男人，老刘家里养没养狗，他摇摇头说不知道。

下午两点，我们全警队十几个便衣民警，每隔 20 米一个，在老刘经常出没的地铁站附近等着。

3 小时过后，老刘开着那辆黑色帕萨特，就停在马路对面。

我过去敲了敲副驾驶车门，老刘斜过身子帮我拉车门，就在这时，同事上半身探进驾驶座窗户，一把拔下车钥匙。老刘刚要叫骂，就被我们死死按住。「警察！别动！」

到了派出所，领导交代，必须问清楚，谁知道这人是不是同案。

我们让老刘坐到铁椅子上，他立刻就不干了，「你们要干什么！」

我冲他亮了亮传唤证，说自己是刑警，今天对他是刑事传唤。

「你这两天都拉过谁？」

因为不清楚他是不是同案，所以我们的话只能点到这种程度。

老刘想了半天，开始回忆最近的事，突然反应过来，说那天晚上 11 点多，接到一个熟客电话。

他开到朝南小区，接上那人才发现，对方拿着一个裹得很严实的大包，说里面是他们家哈士奇的尸体，准备拉到路边找地方埋了。

老刘还不乐意来着，后来客人说多出钱，他才勉强同意。

我们从老刘手机里翻出了对方的电话，存的名字是「朝南小区梁」。

该手机号并未实名注册，通过查询，有个快递收件的信息，收件人叫梁汉龙，地址就在朝南小区。

我们找出了北京所有叫梁汉龙及同音的人，年龄和其他条件符合的共有 100 多名。

内勤女孩把照片铺在两张 A4 纸上，侦查员们很快找到了正主。

梁汉龙，男，53 岁，本地人。90 年代曾有过喝酒斗殴的前科，还没到检察院就被取保候审，法院判了缓刑。很明显，他为了这事儿赔了不少钱。

2000 年左右，梁汉龙从国企钢厂下岗，之后一直无业，干点零碎活，平时在朝南小区外面摆摊。

他的老婆是他钢厂同事的女儿，比梁汉龙大 1 岁，现在是大型超市的采购员。

最关键的信息是，梁汉龙所住的朝南小区，距离出事女孩的小区仅有两个街区。

队长制订了抓捕和取证计划。

5 个侦查员到梁汉龙家门口蹲着挂外线，随时准备。

派出所的民警前往朝南小区门口，调取案发当天晚上的监控录像，锁定嫌疑人的轨迹。

很快，监控录像就出结果了。案发当天晚 11 点，梁汉龙半抱半拖着大包裹，鬼鬼祟祟从小区出来。老刘的黑车就在门口等着。

起初俩人明显发生争执，大约两分钟过后，老刘帮着梁汉龙把包裹拖上了车，开走了。

看完录像，时间是凌晨三点，我们一群人坐在会议室。队长面对满桌子的烟灰缸和餐盒，他拿起对讲机：「动手！」

梁汉龙被带进讯问室的时候，只穿着背心和内裤，外面套着件外套。

他老婆也被带来了，个子很矮，嗓门倒不小。从进门开始就嚷嚷有冤情，要见领导。

队长上前一步，低着头看着她的眼睛。

「我就是领导，有事和我说吧。」

她斜着眼，上下扫视队长，「你官儿不够大，叫穿白衬衫的来。」

反观梁汉龙，普通中年男模样，肚皮圆滚滚一圈肉，发际线已经无法再退后，鼻子上破裂的毛细血管纵横交错。

他挺胸凸肚地站在那冷笑，但注意力仍然在观察自己的老婆，一看就知道这人很怕老婆。

至于小雪被害这事儿，究竟是两个人事后合谋，还是一个人单干，我们警方也不敢妄言。

队长制订了策略，先突击梁汉龙的老婆。

我和同事把梁的老婆带到讯问室，她用各种不堪入耳的脏话骂了我们一路，嘴快得像机关枪。

我按照她的语速回了几句，顿时感到脑袋一阵缺氧。

进了讯问室，她更是大喊大叫，就是不肯坐在铁椅子上。

我用一句话就让她安静了下来。

「你孩子在哪呢？一会要是没事自然放你回家。」

她瞪了我一眼。老实地坐了下去，说自己的孩子考完高考，出北京玩去了。

「你老公喜欢孩子吗？」我盯着她眉心问，这句话一语双关。

她盯着我，手肘外伸，但因为上了背铐，所以这个双手叉腰的动作只能做一半。

她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同事反问她：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」

女人冷笑了一下，不再说话，仿佛在沉思。

不久后，她开口对我们说：「东西都在他那屋床底下呢。你们愿意拿就去拿。」

另一边的房间里，对梁汉龙的讯问才刚刚开始。

与自己粗壮的外表相反，梁汉龙确实是个怂人。

怂人不是说他唯唯诺诺，点头哈腰，而是撩拨几句，就上蹿下跳，跟公安假横。

这种有点棘手的案件，通常交由队里经验丰富的老猫主审。

当预审员久了，看嫌疑人多少都「挂相」。老猫哥早就吃准这个梁汉龙是个外强中干的家伙。

老猫把小雪的照片放在他面前，问他见没见过。

梁汉龙瞥了一眼，「没见过，不认识。」

「真没见过？你可想好了再说。」老猫哥笑着问。

过去 1 个多小时，梁汉龙炸了。

「不是，这女孩不见了就肯定和我有关系？该 TMD 找谁就找谁去，你们的时间就那么不值钱啊。」梁汉龙嘴角斜着，发出嗤的一声响。

「怎么着，跟你没关系呗。」

梁汉龙脑袋像拨浪鼓一样摇着，「没关系。」

「噢，这女孩不见了和你没关系。」老猫点点头，突然又瞪大眼睛：「谁告诉你这女孩不见了！？」

梁汉龙老婆告诉我床底有东西时，技术队民警还在她家现场勘察。不一会儿，「东西」来了。

我走进会议室，技术队民警把搜查回来的一摞「儿童情色杂志」扔在桌子上。

杂志的封面是十几二十年前，台湾香港出版的那种质地。「龙虎豹」，「大男人物语特刊」几个弯弯曲曲的大字被加粗，置于杂志顶端。

我回到讯问室，把杂志扔在桌子上，看着梁汉龙的妻子问：「就这东西？」

「梁汉龙还干什么缺德事了？」

我继续追问案发当天的事，这女人供述，说自己多年不见的姐妹来北京，她本来想出去跟姐妹玩个通宵，结果对方临时有事，她提前晚上 8 点钟就回了家。

我仔细地盘问她一遍，又拿她的手机，挨个联系证人，情况的确属实。

问起梁汉龙当天晚上在干什么，女人回答，说从她进家门起，梁汉龙一直都待在自己那屋。

同事接着问她，当晚有没进过梁汉龙的房间。

「你们不睡一个床吗？」

「我们都他妈分居多少年了。」

这时，她好像突然反应了过来什么，勃然大怒：「你们带我去梁汉龙那屋，我要亲自问问他，到底干了什么缺德事！」

在另一间审讯室，气氛陷入僵持。梁汉龙因为刚刚的口误，显得很消沉，对着老猫沉默不语，畏罪心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。

老猫哥冲着镜头点点头，这是我们提前商量好的暗号。

我拿着那几本色情杂志走进去，一把扔在他面前。

梁汉龙接下来的举动，出乎我的意料。他坐在铁椅子上，一时间忘了自己上了铐子，使劲想站起来，力量之大，让禁锢他的金属发出摩擦声。

好不容易平息下来，他还在呼呼地喘着，眼睛直勾勾看着那几本杂志。

「是你的吧？」老猫哥顺势问道。

梁汉龙像什么也听不见了，没有回答。

老猫哥话风一转，开始「责怪」受害人，暗示有的小女孩不懂得男女之防，在这件事上也有责任。

这话令人作呕，却是传统的讯问手段，这是要梁汉龙赶紧顺着台阶认罪。

陪审的侦查员听不下去了，扭头走出讯问室。这些话除了老预审员，一般人真是受不了。

原本在门口的我，代替了那位离开的侦查员，陪同老猫哥继续讯问。

再次推开铁门，我看见梁汉龙很不安分，四肢在铁椅子上扭来扭去。

他的双手汗毛浓密，骨节粗大，左手前臂上贴着几个创可贴。

看着创可贴，我突然联想到了什么，一股火，顿时冲到头顶。

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他就是用这双手掐住了小雪的脖子。

小雪年幼，胳膊较短，只能在这个成年男人的前臂上留下几个小小的伤痕。

我一把抓过去，扯下创可贴。被掩藏的部位，是集中在一块的几处小擦伤，颜色嫩红，这是典型的抵抗伤。

梁汉龙抬头，对上了我恶狠狠的目光，他颤声说道：「领导，你能给我来根烟吗？」

我把一盒利群扔到他脸上。

老猫哥看压力给得差不多了，便给老梁寻找泄洪的口子。他了解到梁汉龙爱喝酒，就聊起来：「人到中年，谁都好喝上一口是不是？你喝酒不老梁？」

老梁抬了抬下巴，不置可否。

「这喝酒是好，但喝多就容易喝断片儿。前几年我接过个案子，一哥们喝多了，在歌厅里用灭火器把一小姐的脸砸成肉酱。后来他在车上睡了两小时，起来挨家挨户还灭火器，被我们抓个正着。」

他补充道，那哥们喝得太多，啥也记不清，最后还被带到总队测谎，要不是歌厅有监控录像，老猫自己都怀疑抓错了人。

梁汉龙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了，他从余光扫了我们一眼，问道：「最后咋判的？」

「过失杀人。5 年。」老猫哥回答。

梁汉龙立刻活学活用，承认自己见过小雪，并把她带回了家。

「我就是想和她聊聊天，但是那天喝多了，后来的事想不起来，醒过来就发现人已经死了。」

说着他还眼睛一挤，两行眼泪就下来了。

「完了？」老猫哥坏笑着问。

「你怎么处理的尸体？那时候酒该醒了吧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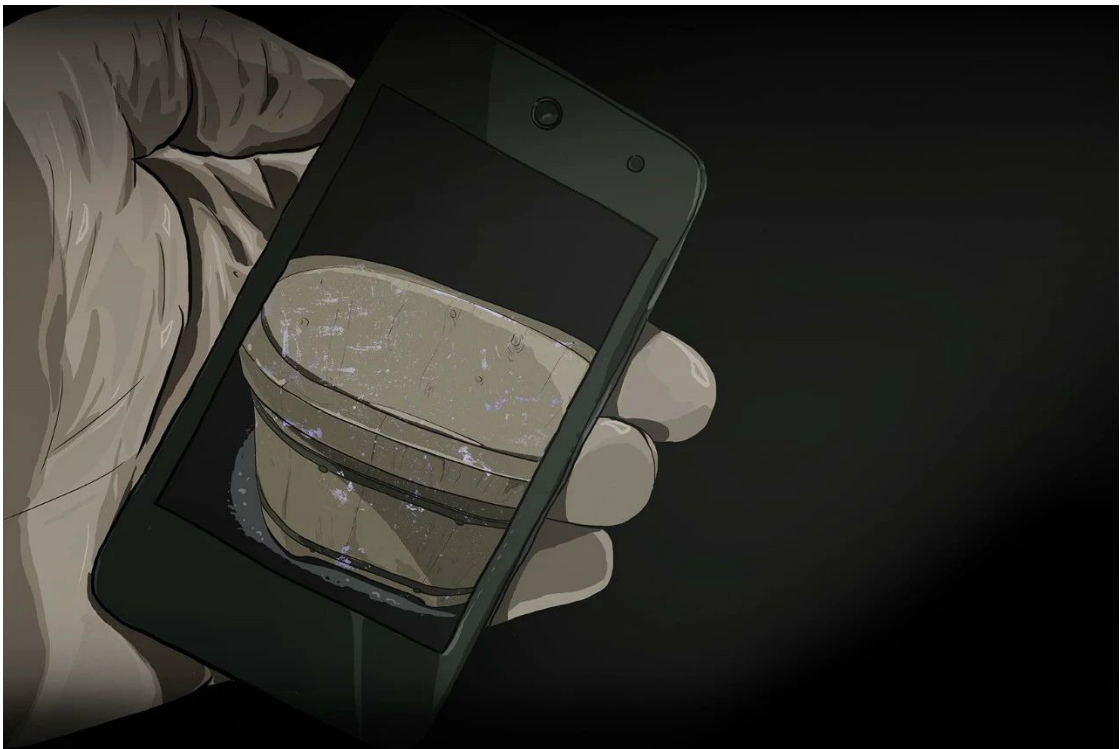
梁汉龙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讲。

他说当时怕老婆发现，只好把尸体藏在床下。等到老婆第二天离家，他才敢把尸体拖到浴桶里分尸，肢解失败后又把浴桶给扔了。

老猫哥轻轻在桌子下拍了我大腿两下，我飞快地在电脑上敲字，把这几行字落实到笔录上，打印出来，给梁汉龙签上姓名。

接着，我和梁汉龙很随意地聊着，时不时拿起手机来看。与此同时，技术队的侦查员得到浴桶的线索，正在仔细地寻找相关证物。

熬了让人心焦的半个小时，微信工作群里出现一张照片：漆黑的室内，侦查员戴着黑色手套，手里拿着从收破烂的老人家里找到的浴桶，浴桶中闪烁着块块蓝紫色的荧光——那是小雪的鲜血，在鲁米诺试剂的作用下产生的效果。



我把手机递给老猫哥，他看了眼，噌地站起来，瞪着梁汉龙，声色俱厉地质问：「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？」

梁汉龙战战兢兢地摇头。

老猫哥逐字逐字抬高音量：「你他妈刚刚承认了一起故意杀人案。」

「可是我喝多了，我记不清楚自己干什么了。」老梁的五官挤在一起，试图全盘推翻。

「呵呵，你不记得了。那你猜，那个被你扔掉的浴桶我能不能找到？」老猫用拳头锤了一下桌子，「我烦了，不问了今天，你就继续自己装聪明吧。」

老猫哥给我使了使眼色。我心领神会，把材料放在桌子上磕了两下，拿起来就要跟着老猫哥出去。

老梁赶忙半站起来，弓着腰冲我们苦笑。

「大哥，我服了。就想问你一件事，是不是今天我说还是不说，结果都一样。」

老猫哥低下头开始盘手串：「兄弟，我不骗你，那些证据我们早晚都能找到，时间问题。」

「所以你说还是不说，对我们都一样，但对你自己不一样。」

彻底供述罪行之前，老梁擦干眼泪，挺直了腰杆，一改之前猥琐无赖的样子，先说了两句话。

第一句是对我说的：「小兄弟，把你那烟再给我来一根。」

第二句是对老猫说的：「你要是敢告诉我闺女，我做鬼也不放过你。」

青年时期过后，梁汉龙发现自己对小孩有种模糊的念头，起初没敢放肆，但会在抱着某个邻家孩子时，更用力一些。

有一天，在贩卖色情杂志的小摊上，摊主诡秘地拿出几本「儿童艺术照」，他就此一发不可收拾。

他把这归结为童年的一次猥亵，「差不多 6，7 岁吧，姑父把我给弄了。11 岁那年，他又把我拉到屋里去弄，我随手拿了个小锤，用起钉子的那头，给了他一下。后来他和我爸妈说是个意外，以为这样我们就算互不相欠。」

「就像电视剧里演的那僵尸一样，你被僵尸咬了，你也变成僵尸了。」梁汉龙双手背拷，想为自己「辩解」。

繁重的工厂劳作后，他总是迫不及待地赶回家，对着几本画册发泄欲望。

有一回，他邀请要好的工友到家里玩，犹豫再三，拿出了那几本「儿童艺术照」。

「你 TM 有病吧！傻 X！」工友又是恶心，又是生气，转身摔门而去。

从此，那个工友每天上班时，都躲得他远远的。

梁汉龙清醒过来，把秘密掩藏在内心的最深处。打那以后，他躲在普通人中间，和大家一样娶妻生子。「工友都说我媳妇好看，可我和她都是例行公事，只有看到小女孩才会起反应。」

后来对淫秽书刊的打击越来越厉害，他再也买不到类似杂志了，几本薄薄的画册被他精心收藏了 20 多年，翻烂了再补，补好了再翻。

女儿出生后，他总是离得远远的，不敢和女儿有一点点身体接触。

长久以往，女儿委屈，妻子不解，但他什么也不说。

梁汉龙交代，他偷偷管邻居家两个小女孩叫「小媳妇」，小女孩甜甜地答应一声，他就塞块糖给人家，顺手掐一下脸，拍拍屁股。

梁汉龙一直害怕自己被发现，但那两家的家长看他对孩子好，只以为是喜欢小孩，也没说过什么。

就在女儿小学毕业那年，妻子发现了他藏在床下的秘密画册。

农村家庭长大的妻子把家里砸了个稀巴烂，她骂梁汉龙是「死变态」。除了这个词，她甚至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梁汉龙。

知道这个事的第二天晚上，她揪着梁汉龙的头发，要拉他出去游街，说要让全天下的人看看死不要脸的东西。梁汉龙跪地哀求。

她先提出一点要求，让梁汉龙以后在衣柜里睡觉，省得大半夜出去害人。

梁汉龙想反抗，她打开窗户就对着外面喊：「大家进来看变态。」

梁汉龙立刻妥协，把自己强行塞进衣柜。

「我以为她发完火就过去了，等她睡着我再偷偷溜出去。谁知道，她找了把挂锁，给我锁在衣柜里，第二天我连班都没上，就在黑不隆咚的衣柜里坐了一天一夜。」

梁汉龙从衣柜里出来时，已经是第二天晚上。他老婆提出一个和解方式，就是把身份证，工资卡，房产证全部上交，每天下班就得回家。

她留给梁汉龙唯一的「仁慈」，就是没有撕掉杂志。她认为这样能让梁汉龙不去外头祸害女孩，给家里招事。

「控制不了你懂不懂？我每次对着杂志完事，出房间看到我闺女，我都想拿刀把自己那玩意剁了！」

在讯问室里，梁汉龙大言不惭，说自己根本不怕死，只怕死了以后，他老婆把这事传出去，让他女儿也知道。

聊到案发时的状况，梁汉龙形容自己早有不祥的预感：「那几天我就知道要出事，真的。哪哪都透着不对劲。」

梁汉龙扯了很多理由，比如天气越来越热，女儿突然不理他了，最后才说出他自认为影响最大的缘由：「我那个姑父死了，可能被他祸害过的人都没找过警察，所以那老王八蛋一辈子到死为止，都是大家口中的好人。」

大概从那时开始，他就有了侥幸心理，觉得自己干了这些事，也会和姑父一样，到死都不会被人发现。

实际上，大错特错。

随着女童保护机构的发声，城市司法系统的完善，儿童遭遇性侵后，已经越来越容易被立案曝光。

案发当天，梁汉龙一大早就看到老婆出门，还说要再外面待一宿，女儿也和同学出去旅游了。

家里没人，他去到哥们住的小区，想借鱼竿去钓鱼。

在路上，梁汉龙看见小雪穿梭在几个小孩子中间，穿着粉色短袖上衣。

「我就觉得，脑子里踩了很久的刹车被松开了。」

梁汉龙凑上去和小雪聊天，她指着自己的胸口的卡通狗图案，说自己最喜欢狗狗。梁汉龙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：「我家也有狗，浑身的毛都是红色的，特别好看。」

「叔叔，你家离这里远吗？」

「不远不远！一会就到了！」

小雪犹豫了一下，跟着梁汉龙走了。

「叔叔，狗狗呢？」到梁汉龙家后，小雪看了一圈，怯生生地问。

梁汉龙一边敷衍，一边拿出水果和糖，他希望小雪可以自愿让他亲一亲，抱一抱。

没过一会儿，梁汉龙的美好幻想破灭。小雪发现自己被骗后，开始大声哭叫。

梁汉龙哄了半天，也有点心烦。他本来想把小雪带到陌生的地方甩掉，这样她就不能带着大人找到家里来。

他没想到的是，本来要出去一夜的妻子，提前回来了。

开门声响起，梁汉龙想也不想，用力掐住了小雪的脖子。他竟然把她提了起来，然后用后背顶住房间的门。

小雪还在半空中挣扎。梁汉龙的双手渐渐收紧，他自己说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，不能让媳妇知道，不能被女儿知道。

他看着小雪停止了呼吸。

媳妇最终没有到他的卧室里来，不过她也从不进来。

梁汉龙把小雪的尸身放在床下。过了一夜。

好不容易等到妻子出门，梁汉龙匆匆买来塑料袋，分尸失败后，他又想到了抛尸。

他将受害者装进编织袋，再把浴桶洗干净给了收破烂的老人。

一切完毕，他给黑车司机老刘打了个电话。就这样，四环路一段不起眼的绿化带上，多了一具尸体。

确认完这些口供，我们发现，那把用来剖腹的菜刀，竟好端端摆在梁汉龙家的厨房。

所有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七十。我们拿着材料又去问了一遍梁汉龙的媳妇。

女人的说辞却和梁汉龙不太一样。

「我最看不上的，就是他不像个老爷们。」

当她发现丈夫有这方面「嗜好」时，她的确愤怒过，事后冷静下来，几次想找丈夫谈话。

可梁汉龙从来不正面面对这个问题，他甚至耍起无赖，一听妻子提这事，直接下跪。

「都是看在孩子的面上，才没离婚。」梁汉龙的媳妇说完这句，无声无息地咧开嘴，哭了。

终于到了送梁汉龙去看守所的时候。

我和同事押着梁汉龙往警车走，一路上，他还在絮絮叨叨，说不要告诉他女儿。

大概是和派出所里的民警通过气，小雪的爸爸和姥爷就站在办案中心的门口往我们这看。

队长带着几个保安组成人墙，把两个伤心欲绝的男人挡在身后。警车飞速驶出大门，经过人墙时，小雪爸爸扭动身体，想挤进人墙冲过来。

「我就想看看他长什么样！」

梁汉龙在车里低下头，再也不提自己女儿的事了。

老猫坐从另一侧，拍着梁汉龙后脑勺，很慢地念了一遍他的名字：「梁，汉，龙，你知道北京命案的破案率是多少吗？以为自己能跑得了？」

路上，老猫哥一直在质问梁汉龙，不再像审讯时那样兜圈子。

「你以为自己是个好爹？刚才我们同志拦着的那位，也是个父亲。」

「你说怕老婆，怕女儿知道，所以掐死了小女孩，扯不扯？如果你当时留有一丝善念，放小雪走，还能落得个缓刑，何必到今天这个地步。」

梁汉龙把脑袋插到膝盖中间，开始嚎。

我们队里有句黑话，专门用来形容这种恶性杀人犯的归宿：

「迟早是一颗黑枣钉墙上。」

梁汉龙虽然已经被刑事拘留，但我们担心还有其他被侵犯的儿童，特意到被梁汉龙称为「小媳妇」的两个女孩家里。

其中一个家长不知道是嘴硬，还是无知，竟然觉得自己的「好邻居」平时满脸堆笑，不会是这种人。

另一个家长被这事儿吓到，十多分钟没说话。

我只好找来那两个女孩，身穿警服，在调查梁汉龙猥亵女童的案件同时，也代替女孩们的爹娘，给她们上了一课。

期间两个女孩一直睁大眼睛看着我，很无辜的样子。但我知道，我必须狠下心肠，把危险告诉她们。

「记着。别让任何人触碰你们的身体的隐私部位。」

比较大的女孩连连点头，另一个小女孩有点疑惑：「如果碰了要怎么办？」

「第一时间告诉妈妈，让妈妈来找我们。如果妈妈不来，你们就自己过来。」说完，我指了指帽子上的警徽。

案件扫尾期间，因为需要找小华做辨认笔录，所以我又去了趟他家。

这次是小华的母亲在家。进门之后，她热情招待了我，又是点心，又是茶水，可一听说要做辨认，连忙把小华挡在身后。

「这事可别找我们家孩子。」

我向她解释说，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，这辈子应该很难出来，不会惹上任何麻烦。

妇女白了我一眼，「他们家还有人呢！」

「警察叔叔，我听说小雪姐姐死了是吗？」小华的黑框小眼镜从他母亲身后悄悄伸了出来。

「大人说话，小孩别掺和！」妇女说道。

我又说了几句好话，妇女执意不行。我拿着辨认板往门外走，准备把门拉上。

小华趁着母亲没看住，冲过来递给我一张蜡笔画，脸上说不上是什么表情，然后关上了门。

我低下头一看，画得很简单，只有粗略的线条——

一个没头发的中年男人，手拉着另一个身穿粉色短袖的小女孩，两人正往大门外走，门外还有一条红色大狗。

后记：

梁汉龙的最终判决是死刑，他再如何狡辩也无济于事。

审讯时，他最频繁的借口，是害怕老婆发现，才掐死了小雪。

然而这点足以证明，当时他可以清楚地意识到，自己是在犯罪，这种行为必须掩人耳目。

也就是说，他在行凶时仍然拥有自己的判断能力——即使亲手扼死孩子，也不愿意终止犯罪，接受惩罚。

看到这里，你或许想问，这篇文章对那些潜在的恋童癖有用吗？

答案是可能起到威慑作用，虽然也许无法杜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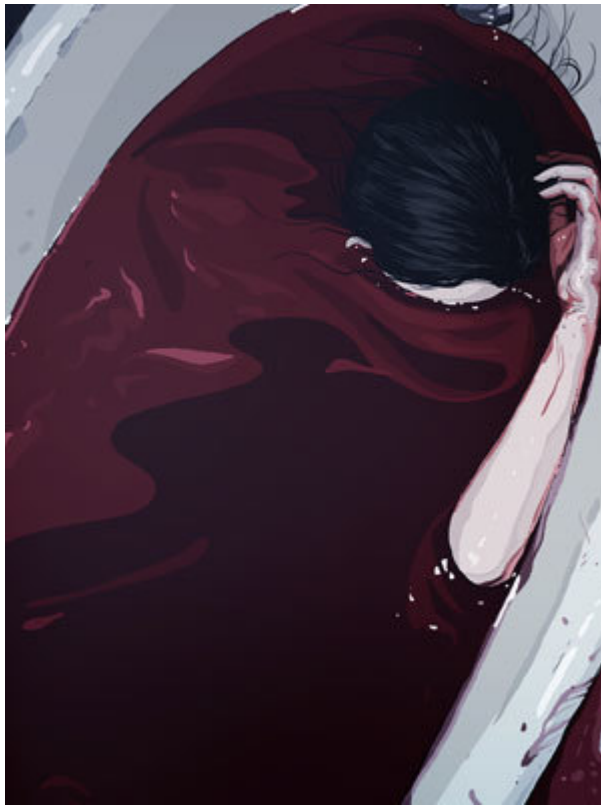
赵赶鹅告诉我，在动笔之前他就想过，这篇故事要写给那些有孩子的父母。他希望看过的人，在帮孩子做出每一个细微的决

定，和倾听每一句孩子说的话时，能多长个心眼，多思考 5 秒钟。

「有的时候，多想 5 秒钟，很多事情就不会这样了。」

该盐选专栏共 10 章，已全部读完

[查看详情](#)



盐选专栏

真实寻凶手记：京城重案组的人性档案簿

天才捕手计划 等

共 10 节

会员专享 ~~¥19.00~~

编辑于 03-03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